



星插偉特 暮柳谷

南京土話說飲食

季旭東

民以食為天，所以飲食自古以來就是百姓永恆的話題，這在南京土話中也同樣如此。所不同的是南京土話中有許多對於飲食的特殊說法，它們中有的饒有趣味，有的讓外地人聽來會感到一頭霧水。

如果有一種食物或菜餚味道很鮮美，老南京人就會說它「透鮮」。透字在這裡作滲透解，若食物或菜餚鮮得都具有滲透性，它能不鮮嗎？至於頂極的鮮，在南京土話中是「鮮掉脣（上脣）」。試想，鮮美得讓人落下了上脣的食物可不就是頂極的鮮了嗎？

要是菜餚中的油多得膩人，用南京土話說就是油多得「鬧人」；而要是菜餚中油少了呢，在南京土話中是「刷人」，即刷人身上的油水。混在一起的剩飯在南京土話中被稱為「惡水缸」，即泔水桶；這種稱謂可是有點令人作嘔了。說到不潔乃至變質的食物，南京土話則以「五老七傷」稱之。五老七傷與亂七八糟意思相同，而對於這樣的食物，還是不入口為上。

吃飯一詞在南京土話中的說法較多，有「填肚子」、「餵腦袋」等等。如果在中餐與晚餐間加餐，用南京土話說就是吃「下周」（何以如此說，尚不得而知）。土話稱自己錢吃飯為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——自吃自」。管讓別人請客叫「敲竹杠」。吃白食在南京土話中是「吃白搭」，而請別人吃飯則是「做東」。如果是幾個人湊份子聚餐，那在南京土話中就是「抬石頭」，它源自於抬石頭需數人合作之意。

到了餐桌邊，飲食方面的南京土話就更多了：菜餚豐盛的筵席被南京土話稱為「三鍋四灶」——用上了三口鍋與四座灶的筵席能不豐盛嗎。對於服務好而人氣旺的飯館，南京土話形容其為「響堂亮灶」。稱呼或形容餐館用餐者的南京土話也很豐富。如果一個人很會吃，吃得又猛，就會被別人叫做「餓榜」，即餓得要命，見着飯菜便不能自己了。對於這樣的用餐者，在南京土話中還有一種稱謂，那就是「菜蒲包」，形容吃時嘴裡肚裡填滿了菜，像個塞滿飯菜的蒲包一樣。若有人吃得過飽，吃到肚裡一點也裝不下了，那麼用南京土話來說，這就是吃到了「衙門口退財」的地步。之所以這樣說，是因為過去的官府衙門有「理無錢莫進來」的規定。假如官府衙門居然退財了，那只能是衙門裡的錢財多得裝不下了。這裡把嘴比作衙門口，把得撐不下喻為衙門退財，既形象又不乏幾分幽默。此類土話還有不少：如說吃得過快是「三天沒吃飯」；吃得太慢為「細巧」。吃相難看被說是「窮吼巴拉」，吃得過少被稱為「吃貓食」等等，不勝枚舉。

兒童多嘴饑者，他們不但愛吃零食，而且往往吃相不雅；因此也就有了許多有關孩子們飲食的南京土話。對於一天到晚零食不斷嘴不停的孩子，家長們有時會用南京土話說他們是「老鼠摸着蜜劑（存放蜜蜂處）」。這是個很有趣的比喻，試想老鼠找到了存放蜜蜂之處，那還有個完嗎？以此來形容孩子好吃真是太形象了。吃飯時，有些孩子嘴裡會發出吧唧聲，讓人聽了很不舒服，這在南京土話中就是「咂嘴兒」。吃飯時愛說話是不少孩童的通病，話說多了，家長往往會訓斥道：「不要嘴打鑼舌打鼓的，連吃飯都堵不住嘴。」有的孩子吃飯不細慢嚼，三下五除二便完事。這時，一旁的家長又會發話：「你是三划兩不划就吃光了，還是個底朝天，吃了個狗兒乾淨嘛」——形容孩子吃得快，且吃得精光，碗碟乾淨得如同狗舔過一般，讓人忍俊不禁……

南京飲食土話廣泛流行於這的民間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裡的飲食民俗風情，折射出了這的人注重飲食禮節，說話形同風趣幽默的特點，因而也是外地人了解南京人及其飲食文化的一個途徑。

我的精神財富



張玉清

去年搬到新家之後，丈夫也不徵求我的意見，就把我原來放在書櫃顯眼位置的那幾十本證書，裝入一個大紙箱，塞進樓梯間五平方米的雜物間裡。我看到那些會令我自豪的「精神財富」上面布滿了灰塵，心裡頓時很不是滋味，質問丈夫：「你怎麼可以把它們當廢品放在這兒？」丈夫不屑一顧的說：「這些證書又不當吃又不當喝，放書櫃盡佔地方。那些報社也是，多發些獎金多好，老發這些沒什麼用的東西幹嗎？」我聽了一肚子氣：「你這個財迷，看不起我這些證書，你弄幾本讓我瞧瞧？」丈夫自知理虧，趕緊去雜物

墨客流連的地方，也留下過不少美麗的詩篇。中國近一首名為「遊戲之作」的新詩：「大覺寺裡玉蘭花，古樹一起成爲大覺寺的一個特色。」

大覺寺內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，歷來都是文人墨客吟詠的題材。中國近



谷柳（一九〇八至一九七七）的《蝦球傳》是香港

一九四〇年代小說的經典之作，這篇小說從一九四

十年至一九四八年，連載於香港《華商報》的文藝副

刊上。小說原分《春風秋雨》、《白雲珠海》、《山長

水遠》和《日月重光》四部，故事以二戰結束後的香港

社會為背景，情節曲折動人、語言樸實而具濃郁的地方

色彩。它塑造了一個貧苦少年蝦球從香港浪跡到廣州、

最後進入東江打游擊的經過。可惜第四部《日月重光》並沒有寫成，嚴格

來說，《蝦球傳》是部未完成的作品，但由於它故事獨立、塑造人物有血

有肉，大受讀者歡迎，不損其藝術性。

一九四〇年代的《蝦球傳》是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，《春風秋雨》出版於一九四八年二月，《白雲珠海》出版於七月，到《山長水遠》初版時，《春風秋雨》已到第三版了，可見它受歡迎的程度是空前的。《蝦球傳》在香港已不知印過多少次，如今大家見到的智明書局版，只列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」，而不再列版次了。

建國後谷柳修訂《蝦球傳》，由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五七年合

成一冊出版，此後也重印過多次，都是一厚冊的修訂本，若諸位想讀「原汁原味」的《蝦球傳》，一定要找像我這本三卷本的。

谷柳（一九〇八至一九七七）的《蝦球傳》是香港

一九四〇年代小說的經典之作，這篇小說從一九四

十年至一九四八年，連載於香港《華商報》的文藝副

刊上。小說原分《春風秋雨》、《白雲珠海》、《山長

水遠》和《日月重光》四部，故事以二戰結束後的香港

社會為背景，情節曲折動人、語言樸實而具濃郁的地方

色彩。它塑造了一個貧苦少年蝦球從香港浪跡到廣州、

最後進入東江打游擊的經過。可惜第四部《日月重光》並沒有寫成，嚴格

來說，《蝦球傳》是部未完成的作品，但由於它故事獨立、塑造人物有血

有肉，大受讀者歡迎，不損其藝術性。

一九四〇年代的《蝦球傳》是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，《春風秋雨》出版於一九四八年二月，《白雲珠海》出版於七月，到《山

長水遠》初版時，《春風秋雨》已到第三版了，可見它受歡迎的程度是

空前的。《蝦球傳》是部未完成的作品，但由於它故事獨立、塑造人物有血

有肉，大受讀者歡迎，不損其藝術性。

一九四〇年代的《蝦球傳》是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，《春風秋雨》出版於一九四八年二月，《白雲珠海》出版於七月，到《山

長水遠》初版時，《春風秋雨》已到第三版了，可見它受歡迎的程度是

空前的。《蝦球傳》是部未完成的作品，但由於它故事獨立、塑造人物